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西藏传统文学的历史沿革

有个约定俗成的说法，整个西藏文学分为传统文学和当代文学两部分。二者之间既有密不可分的必然联系，又有明显差异的时代特征。大家公认，西藏当代文学是西藏传统文学的继续和发展。一方面，存在着一脉相承的源流关系；另一方面，也可看出在各个方面的变化和创新。为此，我们在研究总结西藏和平解放迄今50年的文学成绩和经验时，绝对有必要回顾一下西藏传统文学的历史沿革。

首先说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在西藏高原进行开拓、创造活动的主体是藏族人民，因而西藏传统文学也就是藏族文学。所以，《藏族文学史》一书，把藏族传统文学划分为四个历史阶段，当然也包括了西藏，因为西藏是最具代表性的藏族中心地区。在这里我们把藏族传统文学的四个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阶段，简要作一个说明吧。

第一，名之曰“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藏族文学”。

藏族历史上的原始社会，也可以说是藏族的远古时代，主要指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漫长岁月。那时的青藏高原各地，居住着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许多部族和政治实体，当然没有统一的书面文学。当时的文学，全是口头创作、口头相传的民间文学。根据古藏文典籍来看，作品是很多的，可惜大部分没有文字记载而失传，流传下来的主要是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藏族最早的文学，反映了藏族先民对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纯真想法以及开拓高原的艰苦历程，也展示了他们美好的理想和神奇梦幻。这类作品有的被后人载于史册，有的一直在民间艺人的口头上代代相传。正是这些为数寥寥的古老作品，成为藏族文学的滥觞。

吐蕃王朝是藏族第一个统一的地区性政权。它的建立标志着藏族社会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虽然传说聂赤赞普等天赤七王到纳日松赞时有 32 代藏王，长达一千年之久，但是真正把青藏高原诸部族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强有力的地区性政权者，还是公元 7 世纪的松赞干布。所以，我们叙述奴隶社会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也主要是从松赞干布当政到朗达玛被害的二百多年。这一时期，由于藏文的创立和逐步完善，产生了藏文著作和汉文梵文典籍的藏译，可以说是藏族作家文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叫做藏族作家文学的童年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敦煌石窟的藏文文献、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简和一部分吐蕃时期的钟铭碑文等确实是最古老的藏族书面作品之外，尤为可贵的还有《巴协》① 一书的问世。这些吐蕃藏文珍品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忠实地记

①《巴协》，又名《桑耶寺详志》，系记录吐蕃时期重大事件的历史名著。研究者认为，原著为赤松德赞大臣巴·赛囊所作，是 8 世纪作品；增补部分为库敦·尊珠雍仲所作，11 世纪写成。1980 年民族出版社根据各种手抄本出版整理本。

录了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藏族和邻邦印度、尼泊尔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值得后人永远赞美；二是忠实地把当时流传的民歌、民间神话、历史传说、民间谚语、卜辞等口头文学记录下来，保存了藏族早期文学作品原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价值；三是上述作品具有文字朴实、精练、准确、优美的特点，奠定了良好的藏文文风。这一切，应该说是藏族文学的一个值得夸耀、值得发扬的优良传统。

第二，名之曰“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

这一时期，从社会性质上看，是奴隶制逐渐解体、向封建农奴制逐渐过渡的历史阶段，起自公元 9 世纪 40 年代，止于公元 13 世纪 50 年代，前后四百余年。这一历史阶段，整个藏族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有较大实力的旧奴隶主和新封建主各据一方，山头林立，形成勾心斗角、互相攻讦的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早已传入藏区的佛教，同高原原来占支配地位的苯教势力经过多次较量最后把它战败，从而取而代之。佛教也在政治风云激荡变化中，先后形成噶当、宁玛、噶举、萨迦等不同教派和许多小的支系。这一时期人心的主要动向是：厌恶分裂，渴望统一；厌恶战乱，渴望安定；厌恶苛捐杂税和繁重差役，渴望休养生息和清明政局。而各个政治集团和各个教派则极力设法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群众影响。这一时期的藏族作家文学，其创作目的主要是为有地位、有实绩的政治人物树碑立传，宣传本教派的教义和本集团的政治主张，使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支配思想是希望运用佛学之道去规范人们的言行。因而，这个时代所有的学者思想相当活跃，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藏族文学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些大部头具有影响的传世之作相继公诸于世，把藏族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以反映吐

蕃社会历史文化为主要内容的《玛尼全集》①、《五部遗教》② 等“伏藏”③ 的披露，以弘扬佛法为主旨的《米拉日巴道歌》④ 的传播，以歌颂人民心目中理想的英雄人物为主线的（格萨尔王传》⑤ 的诞生，以宣传治学、从政、待人接物为目的的《萨迦格言》⑥ 的问世，以及大量佛教经典的藏译，就是这一时期藏族文学大发展的主要标志。

第三，名之曰“封建农奴制社会前期的藏族文学”。

起自公元 13 世纪 60 年代，止于公元 17 世纪 40 年代，前后近四百年。

这一历史阶段，由于统治全中国的元、明两个封建王朝中央政权对藏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藏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政策，从而藏族地区基本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又有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性的西藏地方政权，即萨迦、帕竹、噶玛巴三个教派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阶段，藏族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建立并强化起来，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藏族文学有了进一步繁荣兴盛的客观条件。加之，印度文论著作《诗

①《玛尼全集》，又叫《法王松赞干布全集》，据传是由释迦桑布和竺托欧兰二人分别从拉萨大昭寺的夜叉殿和马头金刚像脚下发掘出的作品。

②《五部遗教》，传说是莲花生所著，由宁玛派僧人乌坚岭巴 1292 年公布，据称自岩洞取出。

③ “伏藏”，从山洞、佛像等隐蔽地方发掘出来的经典著作。

④《米拉日巴道歌》，系噶举派高僧米拉日巴创作的证道体诗歌，后人桑吉坚赞（1452—1507）跑遍西藏各地，把流传的米拉日巴道歌加以搜集，编印成书。

⑤ 《格萨尔王传》，藏族人民创作的英雄史诗，流传千年之久，誉满全球。

⑥ 《萨迦格言》，萨班·贡嘎坚赞所著，13 世纪成书，有汉、蒙古、英、日、捷克、匈牙利等多种译文。

镜》① 的藏译，藏文“年阿”体诗歌形式的形成，在文学创作上带来一个大的变化；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陆续介绍，也为藏族著作家写作提供了借鉴；木版印刷技术传入藏族地区，开始建立印刷机构，为学者著书立说和出版作品提供了更多的条件。基于这些因素，藏族文学又跨出了一大步，著述十分丰富，尤其是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和戏剧文学三簇新花竞相开放，引人注目，拓宽了藏族文学的园地，加深了藏族文学的底蕴。

第四，名之曰“封建农奴制社会后期的藏族文学”。

起于公元 17 世纪 50 年代，止于公元 20 世纪 40 年代，先后延续三百年左右。这一历史阶段的开始，与清王朝掌管全中国政权同时，清廷支持的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为首的噶丹颇章也随之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权。一方面，在清廷的统一号令和支持下，各族人民同心协力，打退了外国侵略者的多次入侵，平定了西藏内部几次大的动乱，在一些重大政治、人事和其他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施政办法。另一方面，封建农奴制度逐步在走下坡路，三大领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因而这一历史阶段的藏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许多作家注意到从现实社会中摄取重大题材，创作了一批扣人心弦、引人共鸣的作品。尤其是民间文学领域的民歌、民间故事，爱憎分明，语言犀利，清楚地表达出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强烈思想感情和明朗态度，文学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这是藏族文学一个大的转折。民间文学的滚滚洪流，也给作家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一些作家诗歌、寓言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仓央嘉措情歌》和《猴鸟的故事》是两朵

①《诗镜》，印度古代学者檀丁所著， 13 世纪，萨班·贡嘎坚赞作了介绍和解释。继由雄敦·多吉坚赞与印度诗学大师罗克什弥伽罗合作译为藏文，成为西藏古典诗的主要规范作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报春花，是代表作。这一历史阶段，藏族作家文学逐渐结束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创作方法，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学体系，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勋努达美》与《郑宛达娃》首先应运而生。许多优秀佳作，艺术情趣浓郁，文学特点突出，写作技巧精湛，与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了明显的突破。特别是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作品，直接向外国侵略者及一切邪恶势力猛烈开火，为自由光明而歌，闪烁着振奋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火花。抗英民歌、怀念红军的民歌、阿古登巴的故事，就是杰出的作品，它象征着藏族人民的猛醒和藏族文学的焕然一新。

第二节　西藏当代文学的时代特征

1951 年 5 月 23 日，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从那时起，西藏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文学也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学的新纪元，迄今为止，走过了整整 50 年的光辉历程。这就是铭诸史册的西藏当代文学。

与西藏传统文学相比，西藏当代文学有了划时代的明显变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面貌。这些明显变化和崭新面貌，构成了西藏当代文学的时代特征。那么，我们就从它的作家队伍、作品文字、作品形式三个方面，简要地作一个概述吧！

大家知道，西藏和平解放以前的历代作家，基本上是清一色的藏族学者和著译家，绝大多数是高僧大德和上层知识分子，几乎全是男性，没有一个女性。然而，西藏和平解放以后的 50 年，西藏文坛的作家群体，无论是民族成分，还是个人出身，抑或是男女性别，都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新的可喜突破和新的组织格局。先说民族成分，当然作家的主体仍是藏族，他们如雨后春笋

破土而出，朝气蓬勃，笔歌墨舞，硕果累累，是名副其实的西藏文坛主力军；与此同时，在支援西藏的党政科教文化工业交通各条战线，也涌现出一批熟悉西藏生活、很有创作才气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作家，成为西藏文坛的“志愿军”，与藏族作家并肩笔耕，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这是民族团结在文学领域的一个有重要意义的良好实践。再说藏族作家的个人成分，令人特别高兴、特别刮目相看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一批在旧西藏没有学文化条件的农奴子弟，今天踏进学校的大门，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掌握了深厚的科学文化知识，其中有文学兴趣者成了作家，过去只能拿锄头和牧羊鞭的人今天也可以挥动笔杆写出文学作品了。这是时代赋予的机缘，也是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孕育的文学良才。最后，藏族作家队伍有了第一代女闯将，无疑是一个特别振奋人心、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大事。谁都承认，藏族女子非常能干，不仅在家中是挤奶、织氆氇、烧茶做饭、缝补浆洗的能手，而且在野外也是灌溉、收割、放牧、建筑、背运的重体力劳动者，可以说与男子担负着同样的千斤重担，确实顶起了半边天。可是，在旧西藏，几乎所有女子都被剥夺了读书识字学文化的权利。尽管她们能歌善舞、渴望深造更上一层楼，实际上总是好梦难圆，跳不出受奴役被歧视的苦海。只有在红太阳照在雪山上的时候，藏族女才子才登上了文学殿堂，奉献出独具女性特色的诗卷、小说和戏剧，填补了千年阙如的文坛空白，谱写了西藏文学史的新篇章。

关于文学作品的文字，不言而喻，历代藏族作家一律使用藏文写诗写书，有娴熟的技巧，有引人入胜的表现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这是历史的定论。西藏和平解放以后，除了熟练掌握藏文的作家继续使用藏文写作以外，同时也有相当多的藏族作家，自幼学习汉语文，而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而运用汉文创作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

新变化，反映了在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各民族互相学习语言的新成果。应该指出，西藏文坛藏汉文作品比翼双飞，恰好满足了西藏大部分人有藏文功底而少部分人会汉文的不同需要，也就是说，藏汉文作品都有广泛的读者群。为了使出类拔萃的文学精品冲破语言文字的障壁，翻译工作者又把优秀藏文作品译成汉文，把优秀汉文作品译成藏文，无疑这也是一个十分必要的措施。还应该看到，用汉文反映西藏社会生活的作品可以走向全国，便于各民族互相交流、互相借鉴，可以更快更广泛地发挥西藏文学的社会效益。但是，提倡和重视藏文创作，依然是西藏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不仅是贯彻我们党民族语文政策、发扬西藏文学传统的方向性问题，而且也是从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的必由之路。

关于文学作品的形式，一方面，藏族群众喜闻乐见的寓言、小说、格言、说唱文学、“年阿”体诗歌等原有的传统形式，得到继续使用，并有一定的发展，赋予了新的生机，不少藏族当代作家，运用传统的文学形式，反映新的现实生活，放射着新的耀人光彩；另一方面，当今世界上广泛流行、很受欢迎的重要文学体裁，例如报告文学、话剧和电影电视、自由诗等等，也被陆续移植到西藏文坛，并在西藏高原扎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更加充实、丰富、美化了西藏文学园地。这个事实证明，文学是没有民族和国家界限的，每一个民族文学的繁荣兴旺，必然不断吸取其他民族一切有价值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这是一个普遍规律。

西藏当代文学，紧扣时代的前进步伐，已经结束了长期封闭的状态，开始了改革开放迅速开拓的新纪元。除了上述作家队伍民族成分的增加、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创作、文学形式基本上与现代世界文坛同样齐全之外，在创作方法、文字的通俗化等方面，也都有显著的时代特征，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一些值得记取

的教训。

第三节　西藏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50 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在西藏高原这块大地上，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划时代的变化。这里送走了漫漫的严寒的冬天，迎来了万物复苏、万象更新的春天；结束了封建农奴制的长期压榨，开始了社会主义雨露阳光的滋润照射，百万农奴一跃而为国家的主人。加之进藏人民解放军和各族援藏干部的大力协作，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干部培养、交通运输、体育卫生、科学技术、新闻出版、邮电通讯、农牧生产、工商企业等各个领域，都做出了有目共睹、值得夸耀的成绩。这些成绩震撼着西藏作家的头脑，使其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形成了一浪高一浪的创作热潮，一批又一批作品相继问世，像一丛丛鲜艳夺目、芳香扑鼻的山花，装饰得西藏文坛格外引人注目，格外受人赞美。

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同西藏社会的进程紧密相连，大体上也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明显特点和突出成就。在此，先作一个轮廓的描述，以显示西藏当代文学的主线，由之，基本上也就弄清了西藏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

第一阶段，西藏和平解放初期的文学。从 1951 年至 1958 年，前后共 8 年。这一时期主要成绩是诗歌，藏族的诗人代表是擦珠·阿旺洛桑和饶阶巴桑，以及大量新民歌的群众创作者；进藏干部诗人代表有高平、汪承栋、杨星火等人。除了诗歌之外，新闻通讯报道也是一朵高原文学奇葩，新华社记者郭超人和藏汉族干部关于新人新事的纪实文章极为出色；长篇小说基本上是徐怀中的《我们播种爱情》一枝独秀。这一时期的西藏文学作品，主题思想十分明确，歌颂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忠实贯彻民族

政策、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取得巨大成效，反映西藏人民的喜悦心情，可以说是它的主旋律。

第二阶段，西藏民主改革以后的文学。从 1959 年至 1965 年，大概七年左右。这一时期的西藏社会实现了有历史意义的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真正翻身解放，万里高原呈现出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藏族新民歌又有了新的创作，记下了那个轰轰烈烈岁月的各项活动和各种事迹。除了新民歌之外，戏剧、散文、小说和诗歌，也都像灿烂的山花竞相开放，争奇斗妍，可以看出，翻身农奴在物质生活改善的同时，精神生活也丰富多彩，令人刮目相看。

第三阶段，“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的西藏文学。从 1966 年开始，一直延续到 1976 年约占去十一个年头。这一时期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西藏也和全国一样，社会秩序混乱，文坛一片沉寂。但是在那是非颠倒、人妖激战的特殊年月，西藏文学界，表面上作家停笔、诗人缄口，看似无声无息处于冬眠状态，实际上他们正在思考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明确了人民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总结实际生活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酝酿并形成了新的文学创作之路。这是用沉重代价教育人民和作家走向新长征、开拓新天地的意外收获，也算是令人告慰的一个成就吧！

第四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西藏文学。从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迄今二十多年了，这是一段值得自豪、值得大书一笔的黄金时期，的确是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春天。西藏文学在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形势下，迈开了快步和大步，掀起了创作热潮和高潮。其主要成就，可以概括为：藏族作家成为人数多、很活跃、大竞赛、作品强的一支劲旅，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在西藏大展雄才大显身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从创作看，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曲艺全面开花，小说成绩最为突出；从文字看，藏文作品和汉文作品比翼双飞，各展所长，相辅相成，

满足着不同读者对象的不同需求；从作家年龄看，老中青作家各领风骚，古典写作技巧与现代创作新路有机地结合起来，推动着文学车轮飞速转动。还有，必须指出的两点，一是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如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两丛高原文学红花大放异彩，相得益彰；二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同步进行，如同雨露及时滋润禾苗，西藏文学得以快速发展并且获得空前丰收。

第四节　西藏当代文学的春风春雨

大家都用惊奇的眼光，注视着以藏族作家为主力、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作家积极参与的西藏当代作家群的勤奋耕耘；大家都以无比的喜悦，祝贺西藏当代文坛奉献的文学奇花异葩竞相开放。西藏当代文学这朵奇葩之所以能在世界屋脊上开放得鲜艳夺目，在中国文坛上光彩闪烁，是有一定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在此，简要加以阐述。

首先，“十七条协议”的贯彻执行，在西藏迎来了社会主义的灿烂阳光，改变了百万农奴的社会地位，使那些在旧西藏不能跨进学校门、不敢问津文学创作的农奴子女脱颖而出，掌握了文化和写作技能，成为西藏文坛上的闯将。翻开西藏一千多年的文明史，藏文著作称得上汗牛充栋，但是劳动人民作家却几乎找不到。这是因为在封建农奴制下，劳动人民成年累月为生活而忙碌，根本没有学文化的机会，实际上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成千上万的藏族青少年，不但进了中小学读书，而且有相当多的人踏进高等学校的门槛，学习藏文和藏族传统文化，学习汉语文、外国语文和现代科学知识以及先进理论，成为各种专门人才。同时，一部分有志于文学事业的人才实现了当作家的理想。今天的藏族作家，有人曾是草原上的牧童，有人曾是田野间的庄稼汉，有人甚至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个别作家还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当过三大领主的农奴。他们在旧社会，做梦也不会想到当作家，然而今天却写出了流传四方流光溢彩的文学作品，被公认是西藏文坛的知名人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当然，在当代西藏作家群体中，也有出身贵族的藏族作家，党的文艺政策对于一切有才气有献身精神的文学人才，从来是一视同仁，为他们在文坛上扬鞭飞驰创造了同样施展才华的条件。

还必须指出，西藏当代文坛上活跃着一支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作家队伍，他们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是贯彻执行“十七条协议”的重要成果。在援藏干部中有一些作家，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了西藏的新人新事新变化，激发了他们的创作冲动，从而写出了一批又一批颇有价值颇有影响的作品。这些非藏族诗人的诗歌，都是作者怀着对西藏特别爱恋的美好感情，展示了西藏人民和高原风光的新貌；这些非藏族小说家，根据自己在西藏高原与藏族人民长期生活、工作中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写出了有一定生活深度、有一定艺术高度的长篇小说，是为西藏文坛献上的厚礼，是保卫和建设新西藏的历史见证；这些非藏族的散文家留下的弥足珍贵的作品，可以说是作者以新闻记者的眼光，以学者的研究态度，通过现实的观察、历史的透视和科学的说明，正确地弘扬了西藏文化，确实值得称颂和肯定。

第二，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也是促进西藏当代文学大繁荣的春风春雨。自古以来，西藏人民和西藏学者既有学习、借鉴、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优良传统，又有使之扎根西藏土壤并很快西藏化的创造本能。例如，吐蕃时期的吞米桑布扎考察了古印度的一些文字，结合藏语特点创制了藏文；之后藏族

学者运用藏文翻译其他民族的名著，译出以《甘珠尔》[①]（丹珠尔》[②]为代表的大量经籍；萨班贡嘎坚赞认识到古印度格言诗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创作了脍炙人口、久传不衰的藏族格言诗；藏族剧作家根据寓意深远的佛经故事和民间传说，改编为藏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八大藏剧，等等。这些取人之有补己之无的事例，都极大地丰富了藏族古代文化、古典文学，这个优良传统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例如,称为中国四大古典小说名著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有的全文译出，有的译毕首卷，有的摘要节译，先后公开出版，还有公认为中外杰出的诗歌、小说、戏剧、文学理论等著作，也接连不断地推出藏文译本。在积极选译汉文外文名著的同时，有些西藏作家的作品也被译成英、日、法、德等文，从而冲出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走向全国和世界，鼓舞了西藏作家向更高目标攀登。

第三，创办文学刊物和有关出版部门的大力支持、有关领导部门的有计划有重点的培养，为西藏作家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创造了其破土而出展示才华的客观环境，开拓了百花争艳的园地和健康成长的坦途。纵观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有影响的西藏作家，大多数是先在地区或自治区级文学刊物上崭露头角，然后走向外省和全国而成名的。很显然，地方性文学报刊的创办，确实起了栽培文学幼苗、扶植文学新人的历史作用。众所周知，西藏作家队伍是一支年轻的队伍，与中国当代文坛的名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如果不给予特别的关怀，这些朝气蓬勃的幼苗，难免有被烈日晒焦、狂风吹折的危险；如果不提供一块园

①《甘珠尔》，由佛说三藏四续经典汇编而成的一套丛书，共有 104 或 108 函。

②《丹珠尔》，由各种学科和注释显密佛教的著作汇编而成的一套丛书，约有 218 函左右。

地，他们的作品就像种子无处撒播，根本谈不上开花结果。而历史提出一个要求，新生的西藏必须有熟悉西藏和描绘西藏的作家，这是一个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正是因为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西藏作家才能起步晚、进步快，成为一支文学劲旅。

尤其值得高兴的是，从中央到地方的有关出版部门，为西藏作家大开绿灯，及时出版西藏作家的诗集、小说、电影戏剧，使作品插上翅膀，飞向五湖四海。对于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品，不仅给予高度评价推荐，而且还在各个等级评奖中使之名列金榜，获得应有的荣誉，这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推动了西藏文学更快的发展。

第四，西藏当代作家都有高度责任感，都有为发展西藏新文学刻苦攻关、攀登高峰的雄心壮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内在因素。

每一个西藏作家的成功，除了良好的客观条件外，主观努力也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条件。例如，闻名遐迩的扎西达娃，为了体验高原生活，在 80 代初，与他的两个文学好友，从拉萨出发，沿雅鲁藏布江徒步采访，风餐露宿，不畏辛劳险阻，如同蜜蜂在万花丛中采集花粉，忙忙碌碌，快快乐乐，直到钱尽粮绝，才返回自己的家。可以看出，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他们是何等痴心，何等勇敢！又如学者型作家降边嘉措，为了创作长篇小说《格桑梅朵》，1960 年动笔，1980 年出版，苦干了整整 20 年，这种韧性是何等可贵，何等坚毅！还有汉族女作家马丽华，从山东沂蒙山区跑到西藏高原，之所以成为充满开拓精神的新文化人，记录下西藏文化史无前例的、熠熠生辉的一页，引起全国文学界的注目，就是因为她对西藏尤其对藏北大草原一往情深，能够足之所至、眼之所见而形成心之所感、情之所钟，实现了人生最高层次的追求——创造的生活。可以想见，马丽华如果没有三毛跑到撒哈拉大沙漠去含辛茹苦的奋斗精神，一次再次地深入藏北大

草原和所谓无人区，是写不出一鸣惊人的《走过西藏》这部名作的！

第五，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正确指引，人民的加倍爱护和主管部门的精心组织，是西藏当代作家得以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及时雨。每一个作家都有切身体会，他们第一次发表处女作，都渗透着编辑的心血。一旦做出某些成绩，总是受到各方面的热情鼓励，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为之创造继续前进的各种条件。例如，举办文学短训班，使初进文学殿堂的青年人学到创作基本知识；选送作家到鲁迅文学院或北京大学作家班进一步深造，提高其创作能力；组织作家到工厂、农村、牧场、部队体验工农兵沸腾的生活；选派作家到外省或外国参观访问，发展与外地和外国作家的友谊；邀请评论家和读者对重点作品进行讨论，总结创作新经验；经常评选优秀作品给予表彰，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这一切，都在加快西藏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

第二章
和平解放初期的西藏文学

第一节　作家诗

一、擦珠·阿旺洛桑的诗歌

擦珠·阿旺洛桑（1880—1957），西藏著名学者和爱国诗人。生于西藏拉萨贵族定甲之家，原名白玛杰布，5岁时，被色拉寺擦瓦康村认定为曾任甘丹赤巴洛桑格勒活佛的转世灵童。6岁时，被迎进色拉寺，开始跟名师学习佛教经典。25岁考取拉让巴格西学位。此后，遍游西藏各地，拜访知名学者，进一步研读佛经和藏族历史、文学、文法、诗歌、医学、星算等学问。曾任九世班禅助理称霞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私人秘书。协同喜饶嘉措大师校对藏文大藏经，声誉传遍西藏，许多贵族、僧俗人士拜他为师，修习文学、文法和诗学。

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年逾古稀的擦珠活佛，怀着满腔热忱参加工作，先在西藏军区干

部学校编写藏文教材，并亲自授课，后任《西藏日报》社副总编辑，兼任西藏军区编审委员会常委、西藏爱国青年联谊会委员、拉萨小学董事等职。

擦珠活佛是 20 世纪 50 年代最杰出的西藏诗人，是老一辈藏族学者的优秀代表。他的诗品位高、流传广、影响大，堪称西藏现代诗坛的主将，驰名中外。主要原因是：他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激情，能够选择重大历史事件为创作题材，运用精湛的写作技艺和雅俗共赏的语言、鲜明突出的形象，传神地描绘新人新事，深刻地表达人民的心声，有力地鼓舞人民为建设新西藏而奋斗。

擦珠活佛创作的新诗，都是先发表藏文原诗，很快由有经验的精通汉藏双语的老翻译精心译成汉文发表，立即不翼而飞，传遍四面八方。他的主要诗作有：反映少数民族对领袖无限深情的《歌颂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1955）、赞美康藏和青藏公路修通的（欢迎汽车之歌）（1955）、欢呼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新胜利的（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6）、欢呼祖国飞机冲破空中禁区来到拉萨的（碧空银鸽》（1956），以及最早发表的《爱国青年大团结》、《世人同声维护和平》、《写在建军节》等等，曾结集在西藏和四川出版藏文本。

在《歌颂各族人民领袖毛主席》一诗中，诗人把毛主席同和平与幸福连在一起，同“宪法”和“十七条协议”连在一起，高度概括地写道：

太阳从东升，
毛主席，和平的救星，
宪法和协议，幸福的根本，
中国人民过渡到社会主义，
西藏人民回到了祖国的大家庭。
世界的心脏，祖国的中央，
雪山丛中有西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